十笏园

一叶金黄越千年

◎罗新海

秋往深处走，是从一片片落叶开始的。

昨夜秋雨初霁，今日天色澄明。晨间散步时，忽见黄叶翩然飞舞，铺满路面，心中蓦然涌起寻访公冶长书院古银杏树的冲动。早饭后，便约上三位好友，驱车前往安丘西南部的群山之中。

不过半小时车程，我们就驶上了横贯西南山区的“安丘天路”。车行蜿蜒山路，窗外风景流动，一路秋风送爽，一路果谷飘香。远望山峦叠嶂、村落点缀，近看沟谷染色、层林渐黄。山野仿佛被淡淡金墨轻轻涂抹，天地间尽是温润而绚烂的秋意。

一路赏景，我们来到天路沿线的城顶山下。此山属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上有著名的先贤治学圣地公冶长书院和千年夫妻银杏树。举目仰望，城顶山群峰环抱，云烟缭绕，斑斓秋色中隐约可见古朴建筑与参天银杏，步行台阶逶迤入云，整座山宛若一幅精美绝伦的油画。这里的一字一壑，一木一石，每一处都是风景，无不蕴藏着传说与历史，弥漫着文化与神秘的气息。

我曾数次到访公冶长书院，但都是驱车上山，且多在春夏冬季，从未在秋天见过满山黄叶的景致。

“无限风光在险峰。步行，才能看到最美最好的风景！”我和友人相互鼓励，开始攀爬那段几百米长的陡峭石阶。不多时，便气喘吁吁起来。歇脚时，话题自然转到书院和银杏树的千年往事上。

相传2500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国时，见城顶山清幽宜人，适于治学，便留下高徒兼女婿公冶长在此设立书院。公冶长博通书礼，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多次婉拒鲁君请他出仕的要求。他不辱师望，教书育人，惠及乡里，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和佳话，被后人广为传颂。一年春日，孔子前来探望女儿、女婿，特意带来两株银杏树苗，亲自选址，公冶长夫妇亲手栽下。两树东雄西雌，根枝相交，并肩而立，历经千年风雨，今已高耸入云，因形似恩爱夫妻，被誉为“天下第一夫妻树”。

终于跨过最后一级台阶，我们登上宽阔的平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两树灿烂的金黄，树后静立着公冶祠与青云寺。拜谒完“公冶长读书处”，听着青云寺悠扬清越的钟声，我们缓步来到银杏树下，默默瞻仰。

两棵古树高达三十多米，枝叶交叠，紧密相连，单株需四人方能合抱，遒劲的枝干上写满沧桑，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久远的故事，等待着过往游人倾心聆听。满树金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摇曳生姿，犹如漫天金蝶翩跹起舞。树冠如盖，蔽日遮天，投下斑驳离影，灵动而唯美。树上系满祈愿的红丝带，随风轻扬，为这片文化圣地再添几分庄重与神奇。微风过处，黄叶簌簌而落，铺地成毯，柔软而沉默，不禁感叹它们终将归入泥土，悄无声息。

我们静静立于树下，脚踏松软的金毯，捧起片片飘落的金黄，轻嗅着银杏叶微苦的清香，仿佛一瞬间穿越千年，走进一段无尽的梦境，与先贤晤谈，与历史同游。恍惚中，自己也成了画中一景，心中一片澄澈，心绪也变得宁静起来。这何尝不是一种体味，一种享受！

迎风立于山巅，俯瞰四野，远山如浪，秋色如潮，满目斑斓在遥远的天际缓缓流淌。这里的万顷梯田、烟火农家，还有庵上石坊、齐长城遗址、摘药山老子庙、管宁书院、召忽墓……诸多人文古迹如明珠散落，镶嵌于天路两侧，熠熠生辉。厚重的文化传承，深深晕染着一代代当地百姓，激励着人们自强不息，薪火相传。

挥别城顶山上那动人的、诗意的金黄，我分明听到了书院里朗朗的读书声，见证了公冶长不羡官禄、心素如简、潜心治学的清风傲骨和执着坚守。

我好像读懂了秋天。

守望乡愁

秋场守夜人

◎翟云峰

昨天，老同事李老师给我发来两张他参观县文化馆举办的丰收节摄影展览的图片。一张打谷场上金穗堆成山，新一代的农民手捧金灿灿的谷穗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一张孩子们围着打谷场嬉戏玩耍。望着打谷场上热热闹闹的欢腾场景，记忆瞬间被唤醒，把我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父亲秋场守夜的难忘一幕。

生产队刚解散的那年秋收，家家户户都喜气盈门，人人笑逐颜开。等田里的庄稼收割一结束，村里人欢马跃，一车车庄稼运到打谷场。打谷场多了庄稼，这时候各家就有人守夜看打谷场了。

父亲早早吃完晚饭，披上羊皮大衣，戴上狗皮棉帽，腰间别着烟袋荷包，走起路来那肥腰的旧棉裤带着一阵风，脚上穿着母亲亲手做的棉布鞋，踩在土路上，“咯吱咯吱”地响。我紧随父亲去打谷场看热闹。

父亲到打谷场巡视了一圈，随后用谷秸子铺地，玉米秸为墙，高粱杆作盖，搭建成一间简易的护场房。

月亮高悬，像只圆圆的润白玉盘，一抹清辉盖住了整个打谷场。我和同学贵儿围着谷堆捉迷藏，金花姐坐在碌碡上轻声哼着那动听的歌儿。我们玩得正兴的时候，贵儿和金花姐的妈妈找过来，把他俩喊回了家。父亲叫我和他们一起回家，我执意不肯，决心在打谷场陪父亲过一夜。

父亲带着我在打谷场外又转了一会儿，把打场的用具都收拢在一起，我俩就钻进了临时搭建的护场房。父亲早就把羊皮大衣铺在干草上，坐上去又暖和又柔软。父亲把狗皮棉帽挂在棚顶的高粱杆上，也贴着我坐了下来。我望着父亲那沧桑的脸，额头上细密的皱纹还覆盖着一层谷糠浮皮，稀疏的胡须已经打卷，看到这情景，我不禁心里有些酸楚。父亲从荷包里取出烟袋，他没有装烟，只是若有所思地摩挲着烟袋锅，眼睛看着我，给我讲述着每块地里秋收的情形。看得出，父亲深深的眼窝里噙着泪光，每一句话都是一字一句慢慢说出来的。

父亲轻轻躺下来，挡住了北面透风的地方。然后对我讲起了在生产队秋场守夜时一次有趣的经历。他说，那一回，队长派他们三个男社员守夜场。前半夜很安静，后半夜里就不消停了。只听“唰唰”声此起彼伏，三人蹑手蹑脚地拿起钢叉、木锨、扫帚等打场用具，提着一盏马灯，循声去捉“偷粮贼”。没成想，是山上下来的野兔，好家伙，足有二十余只。他们驱逐了半个多小时，直至野兔逃窜才算完事，三人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早上6点多了。看见父亲看场回来时，他的眉毛、胡须已挂满白白的一层秋霜。

这次秋场守夜令我终生难忘。也正是这一夜，让我真正读懂了父亲这个人。

光影潍坊



摄　影：刘永久
拍摄地点：三贤园

朝花夕拾

忆恩师，掌灯伴流年

◎鞠学红

王保安王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也是物理、化学任课老师。

那时乡村学校条件简陋，校舍尚未通电，晚自习全靠我们各自从家中带来的煤油灯照明。昏暗的灯火摇曳，光影斑驳，不仅看书费眼，黑板上的字迹也总是模糊。这般光景持续了不到半年，学校终于为我们班添置了一盏汽灯，成了全班最珍贵的光亮。

点亮汽灯时，煤油喷雾发出细细的“嗤嗤”声，灯中央椭圆形的石棉网骤然亮起，透出堪比白炽灯的澄澈，瞬间照亮整间教室。明亮的光线驱散了长久以来的昏暗，老师的板书清晰分明，书页字迹清晰可辨，同学们满心欢喜，学习的劲头也更足了。可汽灯点灯看起来简单，实则并非易事，工序繁琐、要求严苛。石棉纱罩必须安装端正，其初次使用后便会变得酥脆，极易破损；油罐加油只能七分满，过满便无法打气加压；打气力度全凭经验把控，压力过高会损毁纱罩，过低则灯光黯淡。此外，开阀、点灯、使用、熄火，每一步都暗藏门道、不容差错。为了守护灯火、不耽误我们学习，每个晚自习前，王老师总会提前到教室，细心调试、点亮汽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从未间断。

王老师的课堂，更是我青春里最鲜活的记忆。他擅长简笔画，物理课上，寥寥数笔便能勾勒出生动画面，让枯燥的知识变得趣味盎然。讲杠杆原理时，他画一块大石头作为阻力，画一块小石头作为支点，画一根木棍利用支点撬动阻力，动力则是画了一个穿着短裤背心、赤着脚、笑眯眯地压在棍子末端的光头小男孩，形象逼真，令人难忘。

他的化学课总能贴合生活、落地实用。彼时学校建有沼气池作燃料，用来为师生烧开水，他便结合实景，细致讲解沼气池的运作原理、沼气的主要成分。他还反复叮嘱我们，沼气中含甲烷、一氧化碳、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日常使用务必谨慎。牢记安全须知，字字句句皆是真心嘱托。

我们初中毕业时，县一中高中部首次面向全县招生，我有幸如愿考上。我们班三分之一的同学考入县一中，升学率在全县名列前茅。这份亮眼的成绩，离不开王老师的辛勤付出。

流年不语，师恩难忘。四十多年过去了，王老师伏案点灯的身影、教室里的光芒、黑板上的简笔画，一幕幕、一桩桩，悉数镌刻在我的心底。王老师以灯为炬，以身为光，用学识点亮我们的求知之路，用温情照亮我们的人生前程。

捡拾秋味

◎刘光吉

拾秋，也叫捡秋、揽秋，是秋收之后的捡漏。融入田野，品咂秋味，属于孩子们的时刻开始了。

最先进入孩子们视野，也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拾秋无疑是刨挖落花生了。脖子前挂一个布兜，低头用镘头用力刨挖，刨挖出三两颗花生就放进布兜里，如果不小心镘头切碎了一颗花生，心痛得抓紧拨开残缺的外壳，擦掉泥土，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满口生津，又香又甜。与读课文《落花生》相比较，孩子们亲身体验的感觉有趣多了。孩子们多么希望地里落下更多花生呀！可是花生主人谁会舍得落漏更多辛勤劳动的成果呢？收获自然少得可怜，大多时候仅仅满足馋瘾而已。突然的一场秋雨，会让埋藏地下的花生发芽，因此下雨前刨挖落花生是最佳时机。

大豆属于急脾气作物，成熟后的大豆如果不及时收割，豆荚就会炸裂，黄灿灿的豆粒滚落地下，仿佛催促人们赶紧前来收割。收割大豆要选择太阳尚未升起的早晨，豆棵变得潮湿柔软，便于收割，豆荚不开裂。捡拾落漏的豆棵、豆荚还容易些，捡拾豆粒就困难得多。跟刨挖落花生正好相反，孩子们盼望来一场秋雨，秋雨过后地里落下的豆粒就会发芽，赶在太阳出来前捡拾就是黄色豆芽，由于光合作用，太阳出来之后捡拾就成了绿豆芽了。不管是黄豆芽还是绿豆芽，纯绿色无任何污染的豆芽，成为孩子们口中的美味。

掰落漏的玉米棒要赶在玉米秸秆割倒前进行。大的、成熟的玉米棒鲜有落漏的，捡拾到的都是些小的、未成熟的，掰回家煮着吃，黏黏的、香香的、甜甜的感觉，令人回味无穷。秸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能找到外形似玉米棒内心却是“乌米”的灰黑色东西，无异于捡着宝了，那是难得的牙祭。水分尚多、外观鲜嫩的玉米秸秆，去叶、去壳、吃芯，甜丝丝的滋味，不亚于甘蔗。

地瓜产量高，落漏的相对多一些，拾秋收获最大，但也最费力气。如果发觉地表有明显的隆起，顺着隆起的延伸，可以逮到“贼地瓜”；假若地块淤积深厚，深挖下去，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其实秋收之前的“偷秋”更刺激。虽然村里安排专人看秋护秋，但是再严密的守护，也防不住精灵古怪的孩子们。孩子们分为两拨。一拨明目张胆地跟看坡的老头周旋，装出想偷又不敢偷的样子，目的是把老头引开。躲在暗处的另一拨，把鲜花生、嫩玉米、鲜大豆偷来，捡拾柴火，“噼啪”声中飘出了诱人的香甜。脱掉褂子，扇飞灰烬，褂子烧破了洞，头发、眼眉烧秃了，一阵抢吃，嘴巴、鼻子、脸上沾满灰尘。着急上火的看坡人朝着冒烟的地方寻来，享尽了鲜味的孩子们早跑远了。回家之后的孩子们难逃家长的训斥甚至拳脚，到学校里又受到老师的二次教育。

树梢上晃动着些山楂，撩拨得孩子们直吐酸水，“嗖嗖”几下就爬到了树上，再往上小挪几步，身体前倾，指尖才勉强够到心仪的圣果。叶子遮盖，苹果园里偶有落漏的苹果，虽然青青的、涩涩的，但也是孩子们口中的美味。阡陌、堤坝、山坡，整个田野红彤彤的一片，那是野酸枣营造的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荆棘扎手，小心摘下红酸枣，攒一小把，塞满口腔，浑身香甜。秋天的蚂蚱沐浴着暖阳，在沙地上产卵，曾经的飞将军现在一抓一个准，热油锅炸着吃，黄灿灿的卵格外美味。核桃、野葡萄、山毛桃，空中弥漫着的香甜味道，撩拨着孩子们脆弱的味蕾，稚嫩的脚力不嫌累，心心念念的种种野味，就会轻易到手。喊几嗓子，跑几趟，打几个滚，被硬硬的东西绊了腿脚、硌了前胸后背，原来不甘寂寞的野甜瓜正等你品尝，纯是意外收获。

路边随处可见的柿子树，树叶都掉光了，树枝上满是金灿灿的柿子，触手可及。熟透的软柿子，往下滴着甜汁，实在诱人，但要忍住馋瘾，不能吃光，留下些与过往的路人和嘴馋的鸟雀分享美食。阴沉的天空飘着雪花，红艳艳的灯笼依然挂在柿子树上，烘托了冬日浪漫景色。多姿多彩的秋味持续着，延展到了冬天，这完全拜大自然所赐。

诗韵潍坊

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双调·水仙子】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刘树亮

雄师北上挽狂澜，赤水奇兵四渡关，松潘草地铮铮汉。三军血未寒，红旗漫卷延安。破千难，越万山，誉满人间。

临江仙·重游泸定桥寄怀

◎范黎青

铁索泸河横跨，桥头弹孔犹存。英雄拼死向前奔。斩开封锁线，战火淬青春。

今见杜鹃啼血，长眠赤子同根。丰碑高耸傲昆仑。回眸风雨过，不朽是精神。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刘敬玉

征尘万里别家门，踏遍千山忘晓昏。
赤水迂回惊日月，金沙巧渡动乾坤。
雪深犹见旌旗影，草漫长凝壮士魂。
九秩怀思追往事，常将英迹告儿孙。

跨越娄山关

◎王真苓

叠嶂巍峨峙碧天，雄关虎踞锁烽烟。
声惊绝壁松涛怒，日映深崖剑气旋。
将士挥戈冲峻岭，精兵跃马破危巅。
长征勇越娄山隘，永铸忠魂世代传。

大美欢乐海

◎璩存峰

欢乐海就是滨海区的沿海区域，是潍坊人眼里的北海，是垂钓、度假的天堂。国庆节受友人之邀，来感受这里的山水自然与人文之美。

沙滩酷似乳山的银滩，沙子银白色，泛着光泽，又细又密，脚踩在上面，很快就陷进去，感觉周遭像用面包包裹着，非常舒适。秋季水凉，已不适合下水，但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光热依然成为最大的诱惑，吸引着游泳爱好者逐梦海天。

近处海水碧蓝，蓝得像西洋人的眼睛，像秋天的晴空；远处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海面上很热闹。快艇在水面上风驰电掣，劈波斩浪，踏浪远行。机帆船刚刚在远处还是一个点，再注意到它时，它已近在身边，柴油机发出厚重而又笨拙的“突突”声。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自由飞舞，有力的翅膀扑闪着，时而掠过水面，时而滑翔天宇，远处的海鸥像点点白帆。

秋季日短，西面的天空开始像散了黄的鸡蛋，变得白晃晃一片，海面上是秋光粼粼。过了一会，西天云蒸霞蔚，彩霞满天，色彩绚丽。太阳的轮廓又变得清晰，又大又圆，正赤如丹，有了长河落日圆的味道，海面上是“半海瑟瑟半海红”。下午6点刚过，太阳从地平线上消失，云霞变幻成深青色，“青冥浩荡不见底”，海面的颜色暗淡了下来，海水变得深不可测，充满了神秘感。

夜色笼罩，沙滩上游客早已不见了踪影。朋友从岸边的客栈、仓储拉来了电线，竖起了竹竿，挂上了电灯，从黝黑的天地间照出一片明亮的领地。电灯之下，是烧烤炉、圆桌、用支架夹好的乐谱和手机、电子琴，地面上连着音响。

沙滩上布置的这道烧烤晚宴，一切主打新鲜：从刚刚出海归来的渔船上买回的海鲜，集市上刚摆上摊位的牛羊肉，从田地里刚采摘的毛豆，从土里刚刨出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花生。大家围桌夜话，觥筹交错，大快朵颐，虽然不及古人流觞曲水的雅集，但一边听着涨潮时汹涌澎湃的涛声，一边欣赏着熟悉的旋律，不亦快哉。

时间已是二更天，我们决定幕天席地，在沙滩过夜。我们东去二三百米，找了一片堤岸稍高的沙滩。风已经把沙滩打理干净，沙子松软细密，还带着白天的余温，暖暖的。我们躺在上面，仿佛背负着太阳的余晖。风从海面上吹来，有一点点清爽，有一点点海腥味，掀起我们的衣襟，又向着远方去追赶它的梦想。月亮还没有出现，鹅绒般的天宇繁星密布，星星眨着俏皮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海面已是漆黑一片，偶尔响起低沉的马达，朦胧的灯光划开窄窄的夜幕，那是晚归的渔船准备靠岸。后半夜，半圆的月亮升起来，将夜色减淡，夜色变得柔和。天稍微有点凉，我们把睡袋盖在身上，不知不觉中睡去，直至东方既白。